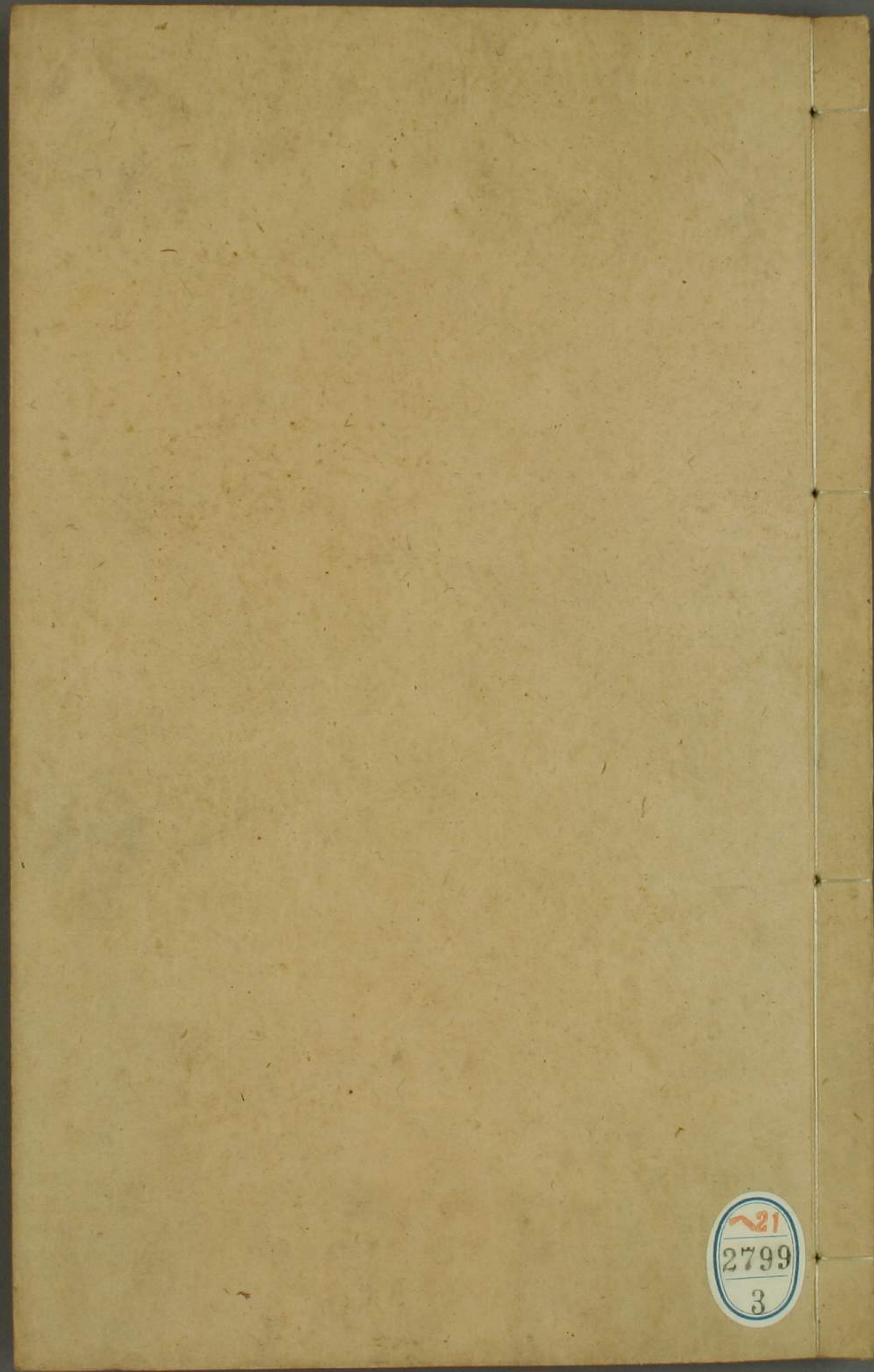




剪燈新話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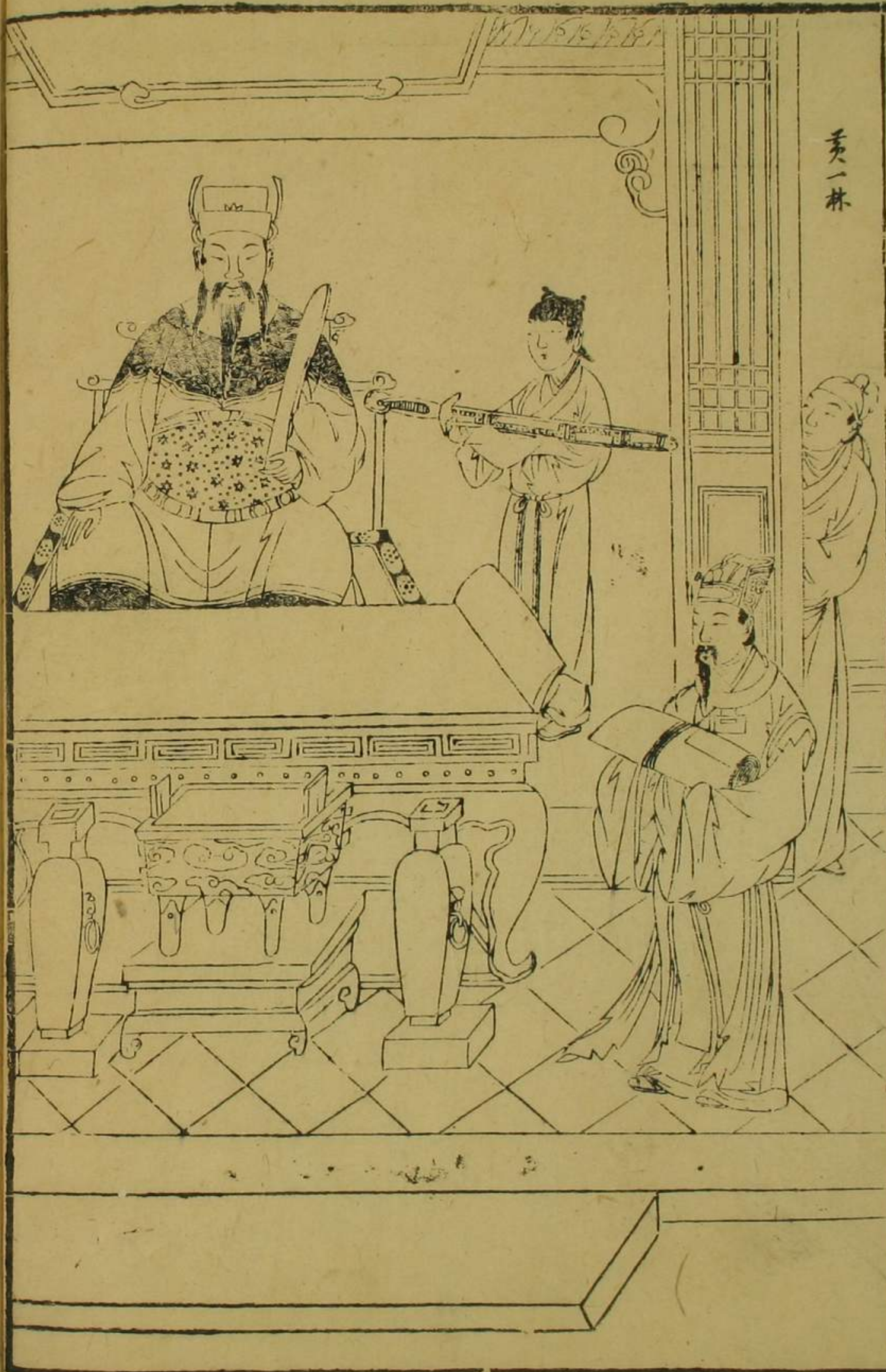
山陽瞿祐宗吉著

新安黃正位黃叔校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秦州士人何友仁爲貧窶所迫不能聊生
因謁城隍祠過東廡見一司題額曰富貴發跡司友
仁禱於神像之前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
朝哺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爲之事然而遲遲汲汲常
有不足之意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饑出無所依之





投處無蓄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迫艱難無所告訴側聞大王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叩之如有聞焉求之無不獲者是以不避呵責冒犯威嚴屏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告以儻來之事喻以未至之機指示迷路提携晦迹使枯魚蒙斗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知恩仰感洪造如或前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旣以難移薄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應使得預知禱畢跼伏案幙之內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或施鞭朴而問勘或遣吏卒而勾追喧闐叫呼洋洋盈耳惟友仁所處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室時及半夜忽聞呵喝之音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及入見紅燭兩行儀衛甚衆府君朝衣端簡登正殿而坐判官董叅見旣畢皆回局治事而發跡司判官自殿上而來蓋適從府君朝天始回耳坐定有判官數人皆幘頭角帶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治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米二千斛近因水旱相繼米價倍增鄰境闕糴野有餓莩雨乃開倉以賑之但

取原價不求厚利又爲饘粥以濟饑民蒙活者頗衆
昨縣神申於本司本司呈於府君聞已奏之天庭延
壽三紀賜祿萬鐘矣一人曰某村某氏奉姑甚孝其
夫在外而姑得重痼醫卜無効焚香祝天願以身代
割股以進因遂得愈昨天符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
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食君祿光大其門終爲
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今已著之福籍簿矣一
人曰某姓某官位已崇俸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
貪饕受鈔三百錠枉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
良民府君奏於上界卽欲加罪緣本人福祿未艾故
遲之數年使受滅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惡簿惟候
其時矣一人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而貪求不已
務爲兼并隣人之田與之接壤欺其勢孤無援賤價
售之又不還其直令其憤怨而死冥府移文勾攝本
司差人管押前去聞已化身爲牛托生隣家填其所
負矣諸人言叙既畢筭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咄嗟
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行其事褒善罰
惡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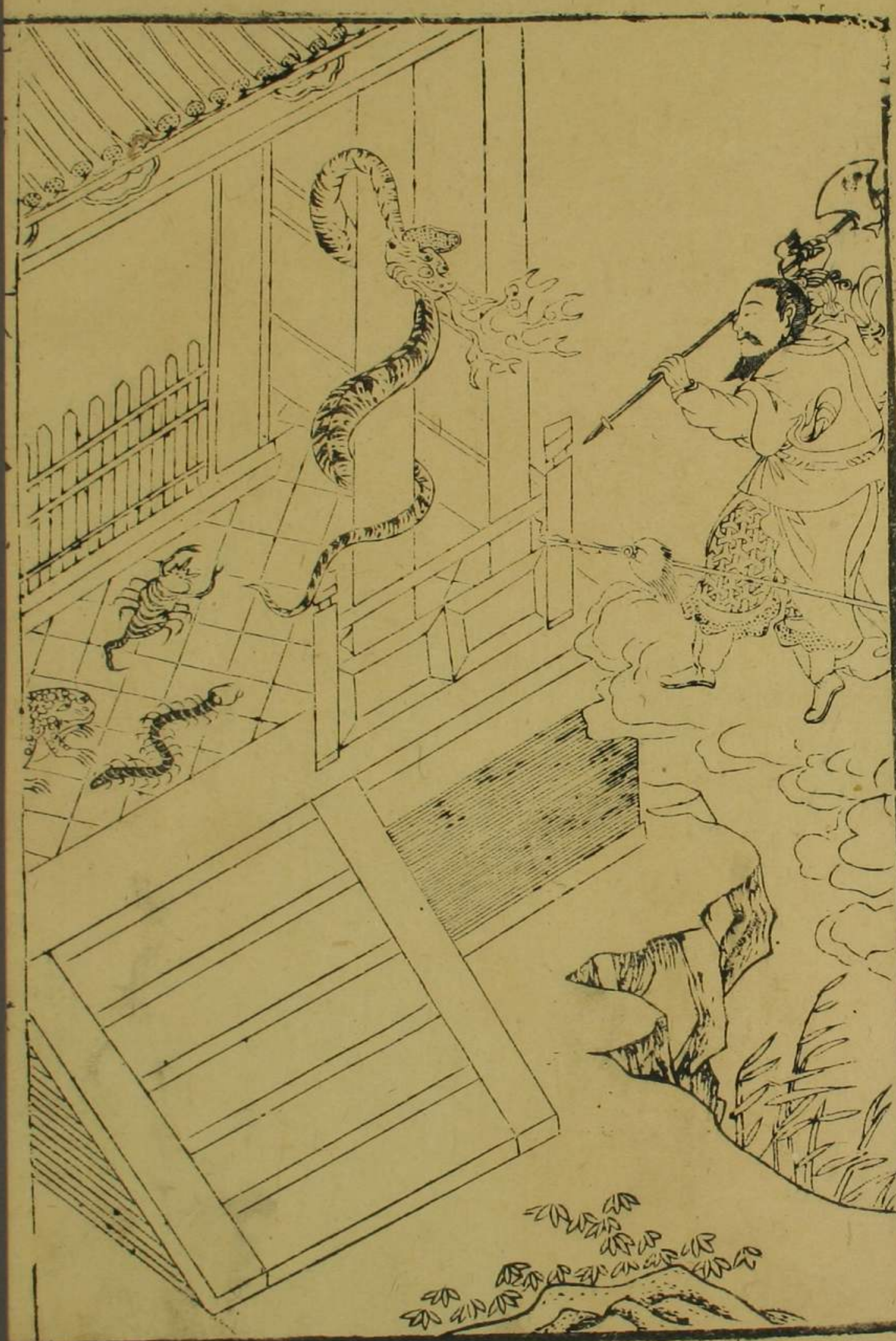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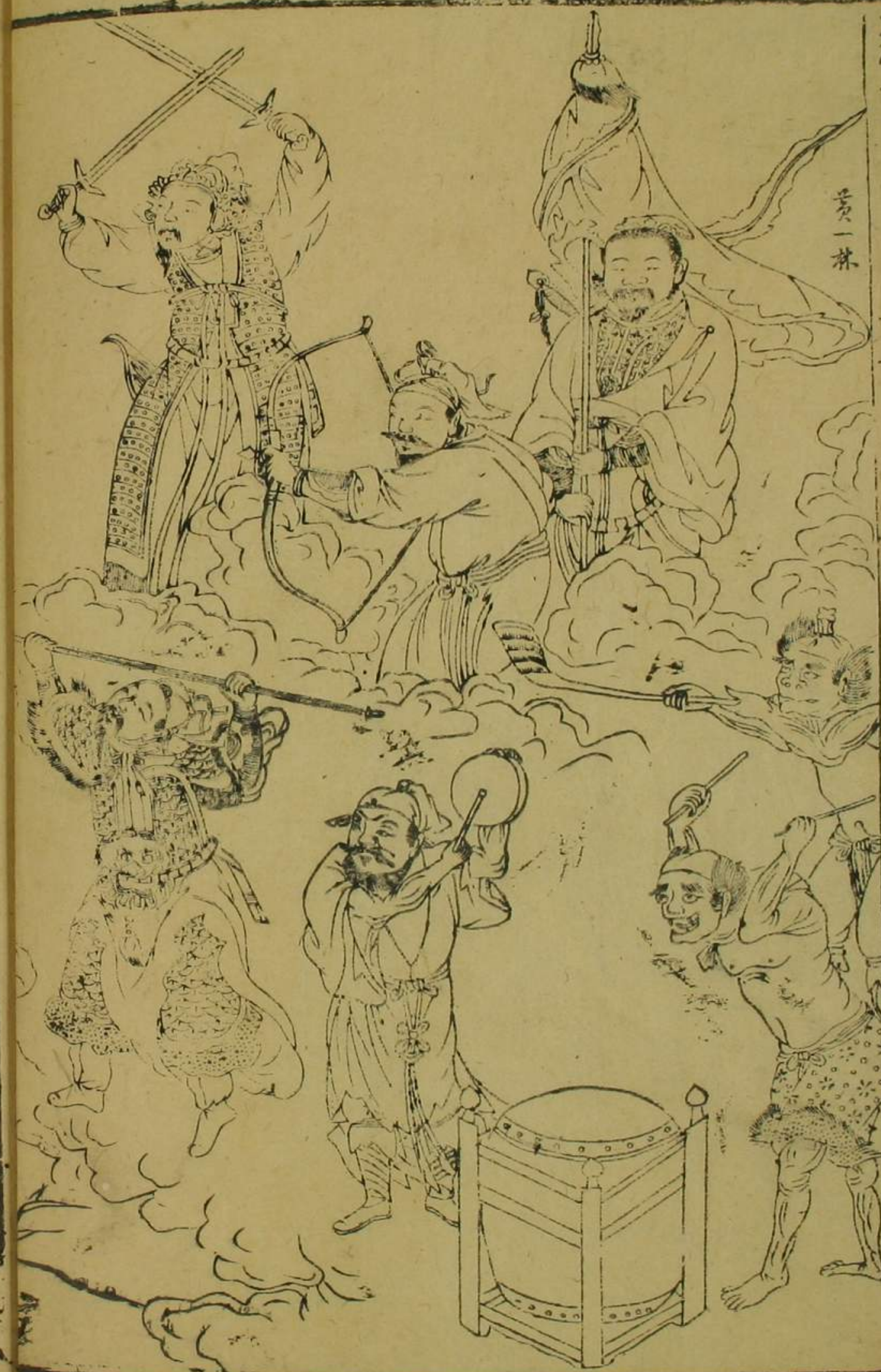
統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毅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其塗炭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頷感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於案下匍匐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籍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賤者從此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願示其詳遂取朱筆書一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則康遇月則發遇雲而衰遇電而沒友仁置之于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漸曙急探其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英者延之於家以誨子弟月俸束脩五錠家道稍康凡居其門數載已而高郵張士誠起兵元朝命丞相脫脫討之太師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卽署隨軍叅謀車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履館閣經歷省

院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投構於大官黜爲雷州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應矣深自戒懼不敢爲非到任二年有事申總管府吏具牘以進友仁自署銜曰文林郎雷州錄事司錄事何某揮筆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雷字大惡之亟命易去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國朝創業淮西攻圍爭奪戰陣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亂兵者何止三十萬焉以是知普天之下率土之上小而一身之榮瘁通塞大而一國之興亡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水川澤陰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於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于殿下始克往來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晝暝咫尺不辨

黃一林



隨失其人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之衡州道由廟下囊橐貧匱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砂走石玄雲黑霧自後擁至回顧見兵甲甚衆追者可千乘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玉樞經事勢旣迫且行且誦不絕於口須臾則雲收風止天地開闢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峰謁南岳祠偶憶前事具狀焚訴是夜夢駛卒來邀與之俱行至一宮殿侍衛羅列司局分布駛卒引立大庭下見殿上掛玉珊簾簾內設黃羅帳燈燭熒煌恍若白晝嚴邃整肅寂而不譁應詳莫敢仰視屏息候命俄有一吏朱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爲寒儒慙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憶其故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神祠下行囊空竭不能以牲醴祭饗觸神之怒風雨暴起甲兵追逐狼狽顛踣幾爲所及驚怖不已無處申訴以致搪突

聖靈誠非獲已吏入少頃復出言曰得旨追對卽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未幾押一白鬚老人烏帽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責之曰爾爲一方神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威禍恐人求其祭享迫此儒士使幾陷死地貪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告曰某實永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爲妖蛇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廢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奠醑皆此物所爲非某之罪吏復責之曰事旣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及千年興妖作孽無與爲比社鬼祠靈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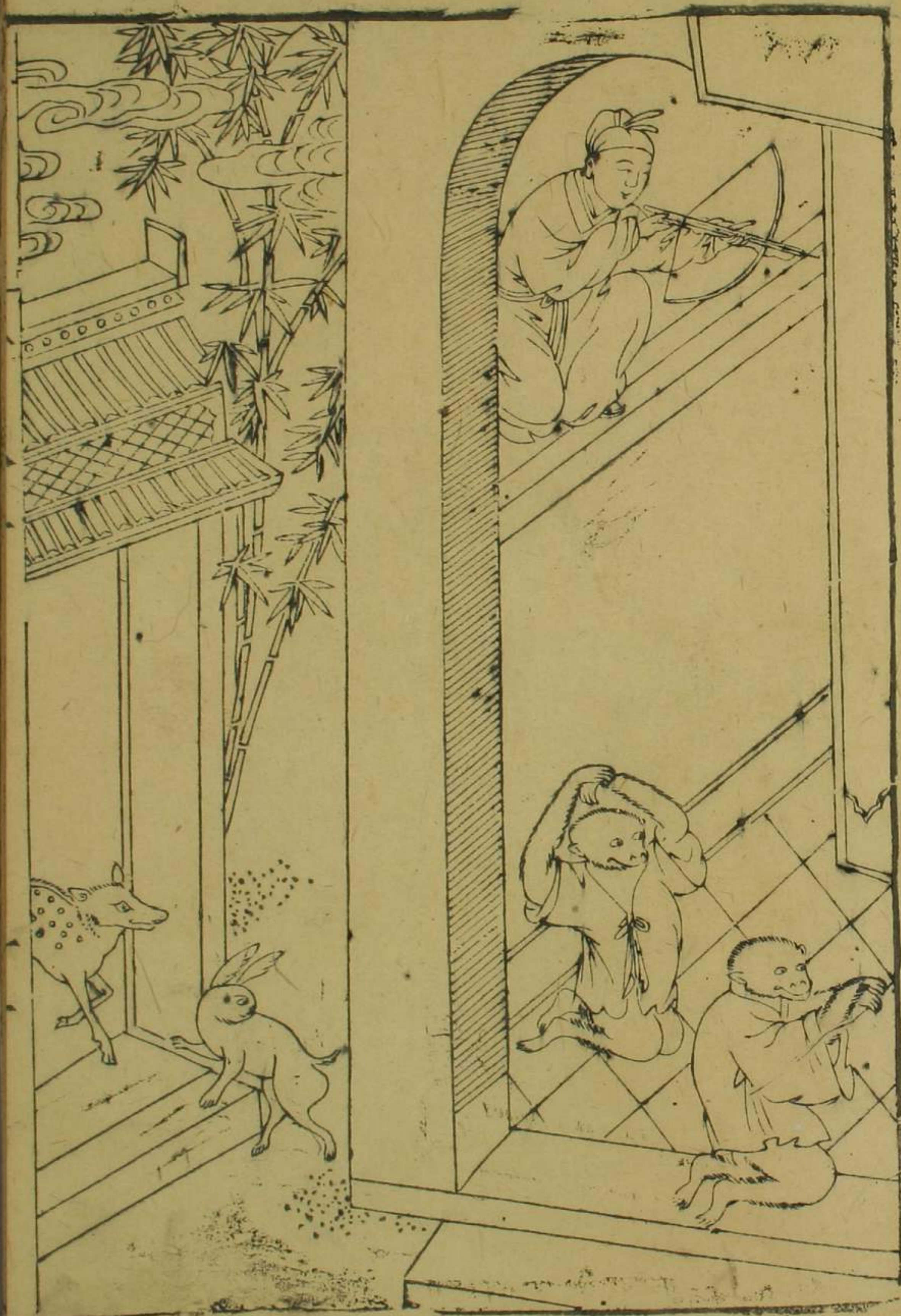
約束神蛟毒虺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及至中途多方攔截終不能焉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烏得而到此也卽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勸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一神將統兵五千而往久之始回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一蛇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于庭若五石缸焉吏顧應祥令還欠仲而覺汗流被體及事畢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神像無存問於村氓則曰某夜三更後雲霧晦冥風雨大作殺

伐之聲震動遠近。明晨往視之，則神廟蕩爲灰燼，片瓦不遺矣。一巨蛇長數十餘丈，死於林木之下，而無其首。其餘小蛇死者無數。考其日正感夢時也。應祥歸家，白晝閒坐，忽見二鬼使逕前曰：「陰府屈君對事，卽挽其臂而往。」及至，見王坐于大廳，廳下以鐵籠罩一白衣絳績丈夫，其形甚偉，白陳在世無罪爲書生，畢應祥枉告于南嶽，以致神兵下伐，舉族誅夷，巢穴一空，含冤實甚。應祥聞言，知其爲妖蛇，乃具述其害人禍物與妖作孽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命吏移關南岳衡山府及下永州城隍司，照勘其事。已而衡山府回關城隍司牒申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怒叱之曰：「生旣爲妖，死猶妄訴，押赴酆都，永不出世。」卽有鬼卒數人疾驅之去。王謂應祥曰：「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畢姓籍簿來，檢應祥名姓於下批八字除妖去害，延壽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爾。

申陽洞記

隴西李生名德，逢年二十五，善騎射，以膽勇稱。然而

黃鈴



不事生產爲鄉黨賤棄天曆間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沒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生日以獵射爲事馳騁出沒未嘗休息自以爲得所樂焉有大姓錢翁者有貲產雄于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愛之甚至未嘗令其窺門雖親戚姻黨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暝失女所在門窓戶闔扃鑄如故莫知所從往聞於官禱於神訪于四鄰並無蹤跡翁念女至甚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妻焉雖尋求之意甚切而在再將及半載

竟絕影響生一日出城射獵遇一鹿逐之不捨遂越數峰深入窮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於斷壠迴岡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烟昏雲暝虎嘯猿啼遠近晦然於一更之後遙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行一里許纔至塵埃堆積牆壁傾頽獸蹄鳥跡交雜於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未及瞑目忽聞傳道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其爲鬼神又恐爲劫寇乃攀緣欄楯伏于梁間以窺其所爲須臾及門有二紅紗燈籠前

導爲首者頂三山冠裏紅抹額披淡黃袍束碧玉帶
逕據神案而中坐復有十餘輩各執器具羅列階下
威儀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猥獩之類也生知其爲
妖魅遂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
走群黨一時潰散不知所之久之寂然乃假寐以待
旦時見神案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淋漓不絕循
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是而入生往來
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失足而墜乃萬仞之
坑也仰視不見天日自分必死傍邊微覺有路尋

路而行轉入幽邃咫尺不辨行及百步豁然明朗見
一石室榜曰申陽之洞守洞者數人皆紅帕抹額一
如昨夕廟中觀者見生驚曰子爲何人而遽至此生
磬折而答曰下界凡氓罪該萬死神官見問謹以實
對久居城市以醫爲業因乏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
得進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墮於斯觸冒尊靈乞垂寬
宥因俯伏在地守門者聞言似有喜氣卽呼之起曰
君旣業醫能爲人治療乎生曰此予分內事也守門
者大喜遽以手加額仰天而祝曰天也生問其故曰

吾君申陽侯昨因出遊誤爲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君惠然來斯是天以神醫見貺也乃邀生坐于門下踉蹌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禍及股肱毒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殆盡今而幸逢神醫獲賜仙劑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功也敢不忍死而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入曲房幃幄衾褥極其華麗見一老獼猴偃坐石榻之上呻吟之聲徹於遠近美女二人侍側皆絕色也生診其脈撫其瘡詭曰無傷也予有仙藥非徒治病兼能度世服之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三生有緣爾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群妖聞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旣獲仙藥服餌吾等獨不得霑刀圭之賜乎生遂盡其所有徧賜之焉皆踴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毒之尤者用以淬箭鏃而射驚獸無不應弦而倒少頃群妖一時臥地昏憊無知矣生顧見寶劍懸于壁間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一十六頭疑三女爲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

妾等皆人非魅也不幸爲妖猴所取久在坑穽求死
不得今而君能爲妾除害卽妾等再生之主也敢不
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止其一則錢翁之女其二亦
皆郡邑良家也生雖能去群妖然終無計可出凡處
其間閱三晝夜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
來皆長鬚烏喙身披褐裘扶仗偃僂推一白衣者居
前向生而拜曰吾等是虛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爲妖
猴所據吾力弗敵是用屏避他所俟其便而圖之不
意君能爲我掃除讎怨萬條凶邪敢不致謝乃於袖
中各出徑寸珠置于生前生日若等既有神通何乃
見困於彼自伏孱弱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
已八百歲是以劣焉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
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自在耳非若彼之貪淫暴
橫害人禍物今其稔惡不已舉族殲夷蓋亦獲罪於
天故假手於君耳不然彼之凶惡抑豈君之能制耶
生曰此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以爲
名耳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日此地旣爲若等素有予
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路餘皆不願也曰果

欲如是亦何難哉但閉目半餉耳生如其言但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群鼠如豕者數輩從之旁穿一穴達于路口生挈三女以出叩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卽納爲壻其二女之父母亦願從之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後復至其處求訪穴口則喬木豐草遠近如一無復舊蹤矣

愛卿傳

羅愛愛嘉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慕之稱爲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脩飾以求狎情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翫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詩曰盡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寒簾欲共嫦娥語却恨林間鳥亂呼手弄雙頭茉莉枝曲終不覺髮雲欹珮環響處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曲曲欄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憑夜深風露涼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同群有趙氏子者第



新話

卷三

十六

六亦簪纓族父亡母在家貲巨萬慕其才色以銀伍
百兩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修家法甚整擇言而發
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爲
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江南一官趙
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
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
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恩情
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清之奉甘旨之
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
李令伯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劉之日少君宜常以
此爲念望太行之孤雲撫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
爾趙子遂卜大都之行置酒酌別於中堂酒三行愛
卿請趙子捧觴爲大夫人壽自製齊天樂一闋以侑
之其詞曰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
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況悶悶愁愁
風風雨雨鳳折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冉三分
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皇恩五花官誥要待
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

程綵衣相對舞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遂得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追其灾虛詞詭說以寬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起一旦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沒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置墳壠葬之于白苧林既葬旦夕哭於靈几前悲傷過度爲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于江十七年達達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爲江浙叅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爲劉萬戶者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詒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客沐浴入閣以羅帕自縊而死萬戶聞而趨救之已無及矣卽以繡褥裹尸瘞之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通欵於浙省王叅政爲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間關海道由太倉登岸至嘉興

則人民城郭皆已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梟鳴于樹蒼苔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貲產皆已蕩然尋其母妻不可復有惟中堂歸然獨存乃灑掃而息焉明日行至于東門外至紅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呼而問之具述其詳則母已歿妻亦沒矣遂引趙至白苧林其母葬處指其墳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植太夫人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于此娘子身披蓑麻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子不從遂以羅巾自縊就於後園葬之矣趙子大傷感卽歸至銀杏樹下發掘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抱其尸而大慟絕而復甦者再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使絕靈響九原有知願賜一見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恩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禱於墓下歸則哭于園中將及

一句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曰倘是六娘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卽聞之曰妾卽羅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所惻愴是以今夕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冉冉而至五六步許卽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子施禮畢泣而歌沁園春一闕其所自制也詞曰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高墳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鵲喜雨打梨花畫掩扉誰知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交揮奈命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須拚一死免被傍人話是非君相念筭除非畫裏得見崔徽每歌一句則悲數聲悽愴怨咽殆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愧不已乃收淚而自敘曰妾本娼流素非良族山雞野鷺家莫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迎新送舊東家食而西家宿父習遺風張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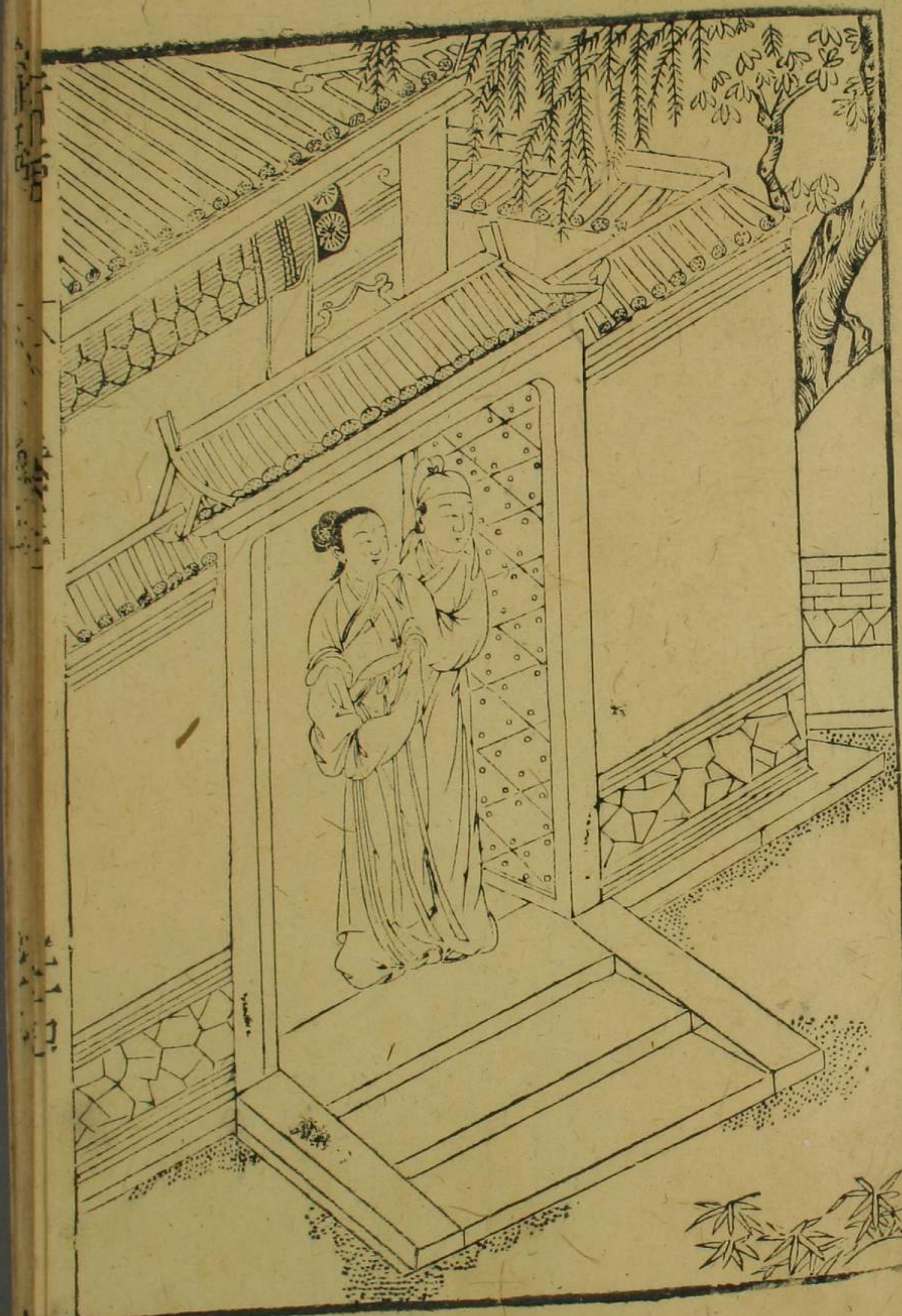
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爲家室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掇蘋蘩脩祀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于心歌于斯哭于斯未嘗窺戶豈料旻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拳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劒耀武于三軍旣據李崧之居又奪韓翊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乎婦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

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慰撫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貞烈卽令往無錫州宋家托爲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叙幽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旣見君矣明日卽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爲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欸若平生雞鳴叙別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今永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歛然而逝不復可覩但空堂杳

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矣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願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餽遺書問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悟穎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心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爲夫婦二人亦私以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十二欄干七寶臺春風隨處艷陽開東園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恨祝英臺懷抱何爲不早開我願東君勤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及年十六父母欲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力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君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而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相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慚愧不敢當媒氏曰劉家



新話

卷一

八卷三

二十三

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違背其誠意而挫過此一好因緣也今當語之曰寒家有子龕知詩書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葦門圭竇之人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吾知擇壻而已不計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至彼必不能堪莫若贅其子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不敢違遂卜日結婚凡幣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壻入門二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畔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曰曾向書窓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霑蝴蝶粉身惹麝香塵牖雨九雲澤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顰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以喻也

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女
爲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末士誠闕土益廣
跨江南北乃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路始通行李無
阻生於是辭別内外父母願求其妻誓以不見則不
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及至紹
興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則回湖州駐扎矣
生往來江湖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而此
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
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隆赫生佇立門牆躊躇窺
伺將進而不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
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而不遠
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何
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其虛實生曰僕姓
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
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中
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四歲識字善爲詩性
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
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走入告須臾令生入見將軍坐

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也信而不疑卽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至此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哽咽而已將軍曰汝旣遠來道途疲弊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爲之所卽出新衣一襲令換服之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館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旣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爲業以書爲本凡六經群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疑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

偏起今方見用于時趨附者衆賓客迎門無人延欸書啓盈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明敏者也性旣溫和才又秀發處于其門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來此本爲求訪其妻而目廳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頗嚴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間可乘荏苒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爲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好花移入玉欄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

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
中獨舞鸞霧閣雲牕深幾許何憐辜負月團團詩成
題于片紙拆布衣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
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望持入付于吾妹令其
拆而縫紉之將以禦寒爾小豎如言持入翠翠解其
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爲一詩亦縫
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詩曰一自鄉閭動戰鋒舊愁
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長
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
但愈加抑鬱遂感沉疾翠翠聞之請于將軍始得一
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
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
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
飲藥展轉衾席將及一月一旦告將軍曰妾棄家相
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歿
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下庶有依託
不至於他鄉作一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

竟附葬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元年張氏
旣滅翠翠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爲業道由湖州道
場山下見華屋數間槐柳扶疎翠翠與金生方並肩
而立于門遽呼之入動問父母存亡及鄉井舊事僕
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亂我爲李將
軍所虜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
居於此兩僕曰予今復回淮安娘子可爲一書以報
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羹茗溪之鮮鯉
以烏程酒出飲之明早遂脩一啓以報父母曰伏以
父生母育難忘日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
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頽楚氛
甚惡扶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
吞食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於亂離乃致瓦
全而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
思故國而三魂累散良辰易邁傷青鸞之伴木鷄怨
耦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應酬而爲樂終感念而
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花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
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蓬島

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
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
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殆同
玉簫女兩世因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
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弦重偕繾綣托魚腹而傳
尺素謹致丁寧未奉甘旨先此申覆父母得書甚喜
其父卽貨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而訪焉至道
場山下向日相遇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跡
交道前所見華屋乃東西兩墳耳方疑惑間適有野
僧扶錫而過指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
與翠娘墳耳豈有人居乎大驚急取其書而視之乃
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已爲國朝誅戮無從詰問
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
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矣而汝藏蹤滅跡不復可求
我與汝生爲父子死爲骨肉又何間焉汝死有靈願
得一見以決我疑也是夜宿於墳下三更後忽見翠
翠與金生拜於前悲啼宛轉父驚而撫問之翠翠乃
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兵興屬郡不能效竇

氏女之死乃致爲沙吒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國
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狙獍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賣
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叫九閭而無路度一
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蒙遠訪托兄妹之名而
僅獲一見隔夫婦之義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
妾含冤而繼殞欲求附葬遂得同歸大畧如此微言
莫盡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歸家以奉我耳今汝
死矣將取汝骨遷于先壙亦不虛行一遭也復泣而
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侍奉親闈沒而無緣不得首
丘祖墓然而天道尚靜神理宜安若便遷移反成勞
擾况溪山秀麗草木榮華旣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
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
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往來者指爲金翠墓云

新語

卷三

二十一

